


會也變得「去人性化」。等到決心求婚，卻不知如何開口，只好去挑張現成的打油詩卡片，傳達愛意。

我要說的重點是：禱告就是一種人性的語言，除此之外，禱告什麼也不是。上帝是有位格的神，非常親密的神：三位一體，親密果效三倍。要在最私密的關係裡，用疏離的語言來禱告，根本是行不通的。我們讀經，我們靜默，聆聽這位親愛的神針對我們個人要說些什麼，等待引導或賜下答案，但卻毫無回應。我們一籌莫展，索性一走了之，還邊咕噥：「上帝沒有對我說話……甚至根本不聽我禱告。」我們真正拿手、最慣用的語言，主要都用在處理事務往來的資訊，或扮演好職務上的角色。禱告若要突破許願與抱怨的層次，需要操練，在傾聽與說話上恢復語言的人性、關係、互動與表露。

詩篇正是恢復禱告人性語言的經典教科書。禱告語言應是人性、親暱、誠實、日常的。基督徒操練禱告語言，加入歷代禱告偉人行列的主要方式，就是把詩篇讀到滾瓜爛熟。禱告向來是人性的，但也絕非閉門造車。無論你我明白與否，在禱告

裡，我們成為禱告大軍的一員。用詩篇禱告，能幫助你我習慣與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禱告。即使獨自在房間裡禱告，也絕對不是孤單一人。我們為人代禱，而這些人不知道有人為他代禱；有人為我們禱



詩篇正是恢復禱告人性語言的經典教科書。

告，也是我們不知道的。彼此的代禱非常重要，因為禱告雖是最個人化的語言，本質卻相互連結——這就是教會語言。與基督愈親密，就愈能察覺基督肢體的需要，與眾肢體有更多的連結。禱告不是畫地自限，無視他人的存在。用詩篇禱告，讓我們持續在禱告的學校，警醒不倦，留心聽上帝的話語與眾民的

讚美呼求，敏銳察覺聖靈的帶領，向主陳明。

「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，充滿了你們」

保羅為會眾祈禱，熱情洋溢，沒有絲毫的拘謹或壓抑。他為以弗所信徒禱告，氣勢磅礴，顯出神家裡的無窮無盡：「祂豐盛的榮耀……藉著祂的靈，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……愛心有根有基……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……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……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，充滿了你們……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……」。神的家豐豐富富，你我在其中禱告。

再也沒有比這篇為以弗所基督徒的代求，更令人驚訝的了。代禱往往都是先為有需要的人提名：為痛失家人的家庭代禱、為病痛者求醫治求痊癒、為政治領袖求智慧、為困惑者尋求清楚的引領、為中東和平代求、為世界飢荒代求、為流浪漢代求、為不再有種族歧視與衝突代求、為失業者代求。

此舉不無道理。任何教會任何主日，看看四周，不難發現幾十個有需要的人：帶著三個孩子的單親媽媽，剛被診斷出癌症末期；才把青少年兒子送去戒毒中心的父親；結婚三十五年、才被丈夫遺棄的老媽媽；邋邋遢遢，在會眾中格外突兀的陌生人。聖堂的每一排長椅，都是為有代禱需求的人而預備的。


保羅這篇代禱卻開拓出另外一個層次，流向神國龐大豐裕的寶庫——從神的豐富湧流而出；而在底下托住代禱的，是神的豐富，不是人的窮乏。保羅顯然不是不知道以弗所教會會友的需要——再怎麼說，他畢竟是牧師啊。但是保羅的禱告不是出於憐憫，也不是因為對會友心灰意冷。這些代禱乃是神——

聖父、聖子與聖靈給他的感動，並賜力量給他。一開場的代禱以上帝引爆的八個「火箭動詞」(rocket verbs)作為基礎(弗一3~14)；當他在禱告中想到了會眾，便為著這些因基督復活大能而成為「聖徒」的信徒感謝神(一15~25)；緊接著，「極豐富的恩典」——救贖，讓奇異恩典取代了焦躁的努力(二1~10)；基督拆毀中間隔斷的牆，好使人人隨處與神和好、與人和睦(二11~22)；以及「百般的智慧」——教會的「內顯」(in-scape)與投影——在在讓我們親眼目睹、親耳聽聞世界的現況，瞭解真相。

梅爾維爾(Herman Melville)寫信告訴朋友：「我喜歡會潛水的人。」保羅是潛水好手。他深入海底，探索支撐我們漂浮水面的要件。對於表面發生的事情，他不是不知道，也不是

漠不關心；但是在代禱中，他潛入海底，傾聽並一一道出神的本質，以及祂一直在深處的作為——他從海底浮出水面之後，禱告道：「求祂……藉著祂的靈，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」(三16)；「使基督

住在你們心裡」(三17)；「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」(三18)；以及「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，充滿了你們」(三19)。這四項代禱，帶我們進入神的同在、有分於神的生命，這位昔在今在的上帝，超越我們所是所為，也超越我們所有捅出的窰子。斷定個人價值的，不是棘手的困難，而是上帝。難題絕非第一個、也不是最後一個，定義你我人生價值的關鍵；定義我們的，乃是神。



難題絕非定義你我人生價值的關鍵。



二十五年前，福瑞和雪若到海地領養一個五歲的女孩——愛迪。愛迪的父母在車禍中雙雙喪生，因此成為孤兒。這個小小的孤兒伸出雙臂，把雙手交在這對才見面的養父養母手中，一起走過鋪著柏油碎石的停機坪，準備登機。福瑞夫婦事後與我們分享這個「生」之時刻，小女孩緊緊握住他們的手，這個肢體動作，表達出她純真無懼的信任；這個時刻的神奇，絕對不亞於十五及十三年前兩個兒子呱呱墜地時帶來的驚喜。

當天傍晚，他們回到美國亞利桑那州，坐下來首度和這個才領養來的女兒共進晚餐。桌上有一盤豬排，還有一碗馬鈴薯泥。兩個青少年男孩吃完自己盤內的食物之後，再盛第二盤。不出多久，豬排和馬鈴薯泥通通一掃而空。愛迪這輩子從來沒有看過桌上有這麼多的食物，也從來沒有看過這麼多食物如此迅速消失。看著撒契和葛翰這兩個大哥哥狼吞虎嚥地填飽肚子，直看得目瞪口呆。

福瑞和雪若注意到愛迪出奇地安靜，覺得有些不對勁——焦慮……困惑……沒有安全感？雪若猜想是因為盤子都空了，由於愛迪在飢餓的環境中長大，如果桌上空空如也，可能會以為好幾天都不會有食物吃。雪若猜對了。她牽著愛迪的小手，帶她走到放麵包的櫃子前，拉開，讓她看到還有三條土司。又牽著她走到冰箱前，打開門，讓她看到還有牛奶、柳橙汁、新鮮蔬菜、果醬、花生醬、一盒蛋，還有一包培根。繼而牽她到食物的儲藏室，看到有馬鈴薯、洋蔥、南瓜，還有好幾排的罐頭——蕃茄、水蜜桃，還有酸黃瓜。雪若打開冷凍櫃，讓愛迪看到三、四隻雞，一、兩包魚排，還有兩罐冰淇淋。雪若帶愛迪走了一圈，為的是要讓她放心，家裡的食物很多，兩個大哥

哥無論食量多大、速度多快，食物綽綽有餘。小愛迪絕對不用擔心會再餓肚子。

雪若不僅告訴愛迪不會再餓肚子；更帶她去看櫃子裡有什麼食物，打開櫃子的門，說出肉類蔬果的名稱，把食物放在她的手裡。夠吃的。家裡有食物，無論有沒有拿出來擺在桌上讓她看到。兩個大哥哥不再是餐桌上的勁敵。她在家裡，絕對不會餓著的。

二十五年前，福瑞和雪若告訴我和內人這個故事。自此，每次我讀到保羅的這個禱告、套用這個禱告，就會想到雪若溫

柔地牽著小愛迪的手，帶她參觀廚房和儲藏室的食物，安慰她，再三重申，她現在住的這個家，原本就有「測不透的豐富」（弗三8），並「完完全全地得到上帝之豐滿」（三19，呂振中譯本）。



教會這個家，原本就有「測不透的豐富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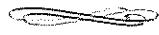
「內心的人」

禱告是專注於神，顯然保羅一直勤於操練。但是禱告也操練耕耘所謂的內在生命。換句話說，神不僅要我們認識祂並祂「豐盛的榮耀」（弗三16）。更要我們透過禱告，將對神的認識，化為個人對神的回應。因此保羅禱告——求父神「藉著祂的靈，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，使基督……住在你們心裡」（三16~17）。

在希臘原文裡，保羅此處「心裡的力量」（inner being）的字面意義，就是「內心的人」（呂振中譯本），在英皇欽定本

及修訂標準版聖經（RSV）的翻譯也是如此。多數學生看到這個片語，都認為保羅指的是個人的內在生命、內心及靈命。但是，馬庫斯·巴特率先提出整體的見解（我認為頗具說服力），保留字面的意義「內心的人」，繼而發揚光大，闡述這位住在裡面的內心的人（Inner Man）是指著耶穌說的。馬庫斯·巴特的翻譯是：「……藉著祂的聖靈，以大能堅固你，漸漸長大，學像耶穌（Inner Man），因著信，使彌賽亞住在你們心裡。」這位住在裡面的內心的人，彌賽亞是其同義詞，祂住在我們內心。²

稍早保羅寫信給加拉太信徒，也用了類似的說法：「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，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；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，是因信神的兒子而活」（加二19~20）。



馬庫斯·巴特將「內心的人」闡釋為耶穌，深得我心；因為如此一來提供了一層保護，免得我們落入「聖化內在生活」的危機，遠離耶穌。禱告中的過度主觀，不但危及禱告的本質，也危及個人與神的核心關係。當我在父神面前屈膝，基督與我同在、正在裡面為我禱告（約十七），同時也透過聖靈的力量，使我剛強起來。反之，有人認為「內心的人」是抽象的屬靈概念，一片空白，可任意增添七彩的色澤，或攪和所有的繽紛。但是，如果住在裡面的「內心的人」是指著耶穌說的——耶穌啟示神的話語，好讓我們思想，並參與耶穌的所有作為——這樣說來，禱告乃立基於真實歷史，立基於神子耶穌